

怎样才是在国外大学做毕业演讲的正确打开方式,杭外毕业的孙太一有话说 我如何在美国大学做毕业演讲

孙太一仔细看了杨舒平的发言,认为她确实存在不足:在毕业典礼这样的场合下,没有考虑自己多重的身份,所以引起了许多国人的反感。



本报记者 沈蒙和 郑琳
通讯员 王挺

这些年,全世界有很多中国留学生,其中也有不少在国外的大学做毕业演讲,杭外毕业的学生孙太一在2005年被美国瑞鹏学院(Ripon College)录取,后来还在毕业典礼上发言。
出生于1986年的孙太一,现在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与国际关系学系讲师,还是首席小提琴手。
作为一名曾经也在美国著名高校毕业典礼上做演讲的中国学生,对于最近杨舒平的表现,孙太一有话要说,我们不妨来听一下。

5月12日,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南加州大学,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。
新华社发

谁可以做毕业典礼演讲

中国学生在美国做毕业典礼的演讲最近成了热门话题,评论很多,观点也很多。但在美国的大学毕业典礼上做演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,这当中的细节可能了解的人并不多。
别看美国平时说平等、自由、民主,学生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可是等级森严的。
按照GPA(学分积点)的不同,每个人的装束都会不一样。GPA在3.5以上的就算荣誉学生了,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可以额外戴上一些黄金色的带子和锦缎,披在两肩,煞是威风。而荣誉学生之间也要分档次,就好比你是小队长,而他却是五道杠。具体的分法,不同学校会有区别。在瑞鹏学院,GPA在3.5到3.7之间的,每人一条黄金带;GPA在3.7到3.9之间的,每人两根黄金带;GPA在3.9以上的,除了两根黄金带,还有一条锦缎;而全校GPA最高的那个人,将代表全体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演讲。
中国有句古话叫“枪打出头鸟”,在美国也不例外。你在众目睽睽之下,肩上披着一大堆别人没有的东西,要去做一个演讲,压力不是一般大。

毕业演讲可以说什么

既然是让我来讲,那么是我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吗?不是。或者说不完全是。
在瑞鹏学院,每年的毕业典礼都是会有一个主题的。这个主题可能是校长或者教授们集体定的,可能是学校根据当下的形势讨论出来的一个应景的话题,也可能和邀请的嘉宾的身份相关。我当年的主题是“保护与适应”。
应该说,被要求用这个主题来演讲是相当幸运的了。中国学生在美国做毕业演讲,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被要求用“自由、民主、人权”为话题来演讲。收到了话题之后,学校或教授就不来干涉我怎么写演讲稿了。教授也不会去做文字上的审查,无非就是改改语法错误,让我到时候上台别出大丑。
我印象特别深的是,帮我修改的教授非常尊重我的国家和文化。另外,教授们还鼓励我演讲最好把稿子背下来。

“我的故事”,其实是“我们的”

讲稿内容还不能枯燥。因为毕业典礼的时候,绝大多数人是坐不住的。同时,作为讲者,我站在讲台上,其实代表的已经不只是我自己了。我这个时候要扮演很多角色,除了代表我自己,我还是一个儿子,我要代表我的家庭;我是学生代表,所以我要代表我同届的所有同学们;学校每年就一个毕业典礼学生讲者,自然这个讲话还会代表学校;作为一个中国人,尤其是历史上第一个在这个学校毕业的中国人,在他人眼里我自然也被认为是代表了国家,我的文化。
代表得越多,就越容易被误解,被混淆。
有些明明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和体验,在不少家长眼里可能也是全体毕业生的感受和体验,“我的故事”会被当成是“我们的故事”。
这也是为什么在说话的时候要特别慎重。你以为你是在说你自己的体会,但在别人眼里你的国籍、种族、阶层乃至性别都会被作为标签识别出来。可能你不经意写在讲稿里的一句话,会被很多听众认为中国人就是这样想的,中国学生的态度就是这样的。

连线

钱报专访孙太一: 杨舒平有更好的故事可以讲

昨晚8点,钱报记者联系上了远在美国的孙太一。因为有12个小时的时差,当时他刚从睡梦中醒来,
看到微信上有一群陌生人求加好友时,孙太一觉得非常惊讶。直到听钱报记者解释完来龙去脉,他才晓得自己因《我如何在美国做毕业典礼演讲》一文,一夜成名。
孙太一仔细看了杨舒平的发言,认为她确实存在几个不足:
对于一些关键问题认识有局限性,阐述并不充分,确实容易造成误解;
在毕业典礼这样的场合下,没有考虑自己多重的身份,所以引起了许多国人的反感;
她表达的方式很多事可以再商榷和调整的,同样一句话,也许她在整理稿子的时候是打趣或想诙谐一下的,结果上台看到下面那么多人,表达时味道就变了;
她其实有很多更好的故事可以去讲述,她生在中国,在丹麦生活过,在美国求学,这些经历中找一个关于“多元”、“全球化”的视角,本身就会非常有吸引力;
讲稿内容缺乏思辨,演讲文采不够,纯抒情;
最关键的是,她没能很好地对和自己一起毕业的同学给予激励,或分享心得,而这才是毕业典礼演讲的最重要的目的。毕业了,走出校园了,作为学分绩点排名第一的人,大家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些什么,这个时候是你激励大家如何开始之后的人生的重要机会。
昨天,钱报记者还采访到了孙太一在杭外时的班主任朱建国老师。
朱老师回忆道,印象当中太一是一个温和,情商很高且非常有公共责任心的孩子。他的社会价值观是蛮中立的,不太会偏激,这和他性格有关。

业界观点

美国厚仁教育集团首席发展官陈航: 说话有过失,但毕竟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

我来自大陆,又从事国际教育,经常被问到中美比较,比如空气问题,美国治安问题等,每次面对这些问题,我都诚实回答。
美国马里兰大学是一个大型的州立大学,毕业典礼是大学每年最重要的场合之一。在这里能讲话,是荣誉,也承担着责任。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毕业典礼讲话中,说中国的空气脏,美国的空气甜,她的出发点不是带着对祖国的爱与尊重,即使她讲的可能是实话,也很难被人接受。

人都会有错,在美国留学的年轻中国学生更是这样。我也希望不要以网络暴力的方式,人肉这位同学。虽然在一次场合说话有过失,但她毕竟是刚刚大学毕业,是人生中希望最大的时候。如果她是你的孩子、你的学生、你的姊妹,你会如何对待呢?

美国波士顿城市学院英语系陈教授: 这个女生的演讲太鲁莽了

确实有一部分学生,来了美国就觉得美国好上天。不过从学术角度看,杨舒平想表达的,部分观点是实话。
至于毕业致辞的问题,首先被选去代表学生发言是要竞争上岗的,这个稿子是学校毕业典礼组织的校方老师或者领导审过的、改过的。她学校的老师一定是脑子不灵清了,才会让她用了这么个人化的稿子。毕业典礼的稿子在公共场合用两个国家来对比,捧美国的脚,这显然不合适。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些幼稚鲁莽了。
其现在在国内条件也很好了,我认识的人里,只有几个年纪大的觉得美国真的很好。小孩子都不会觉得美国的月亮有多圆。杨舒平还真是少数。

本报记者 郑琳 钟卉